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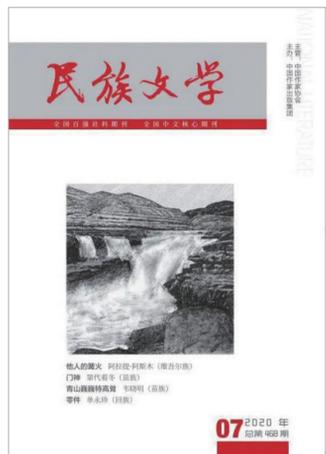
时间所馈赠的教诲和语言

——读阿拉提·阿斯木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 □毕亮

《他人的篝火》(刊发于《民族文学》2020年第7期)是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新作,也是他继《时间悄悄的嘴脸》《时间的孩子们》《时间的玫瑰》等长篇小说之后的又一本“时间之书”。这本新著虽未冠以“时间”的书名,书中却无处不在谈论时间,时间的隐秘和光明,时间的魔力,让人悟到“蓝天的灿烂”和“岁月的褶皱”。

在《他人的篝火》中,故事的发生地还是在阿拉提熟悉的北疆伊犁和南疆和田。这是阿拉提的两个故乡,也是他许多小说的根脉所在,是他不枯竭的写作资源和精神资源。他小说中的“肝脏朋友”“血脉朋友”多生活在这里,这里的风土人情滋养下的乐天知命、能言善辩、幽默风趣的人们,“肚子里面有糊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时间留下的玫瑰”。在小说中,阿拉提还借助南疆人之口来形容伊犁人的“特讲究”:到奶茶馆喝一碗奶茶,都要细摸那碗肚子、碗口,有针眼那么大的豁子,都不干。生活在这地方的人们,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很精彩。在这地方生活着,许多维吾尔族人终其一生都有自己的外号,形成了独特的“外号文化”。在现实中,在小说中,有些人一生有不同的外号,这和他们的生遭遇、性格变化关联着。如果不懂这些,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很难达到自如。

现实生活不断发展,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与时俱进”,支付方式的变化,所喝的酒的名字变化等等,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和以前一样,时间“没有亏待我们,母亲在时间的怀抱里养育我们,故乡在时间



的摇篮里恩赐我们的生活”,“时间的甘甜,没有尽头”。

小说里众多人物的智慧,也都是时间的产物。比如,精通维吾尔语的姜国荣,与两个翻译家之间的对话,妙语连珠,智慧之光闪烁。从这三个人和他们的朋友圈,让我们看到了维吾尔族人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

在小说中,阿拉提·阿斯木还写到了玉石商人,这也是他所熟悉的领域,在此前的作品中时有写到。这些玉石商人,是作为一种衬托、一种背景存在着,他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伪善和狡诈。他们联通过小说的其他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的

行为举止,展现人性的善与恶、忏悔和救赎。

在这部小说中,阿拉提·阿斯木在语言使用上显得更加娴熟。在汉语和母语的双重思维下,平常的字词语言,被阿拉提·阿斯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自己的特色,具有极强的辨识度。阿拉提·阿斯木的语言,是他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古代汉文典籍对阿拉提·阿斯木的滋养,在此书有着明显的体现。阿拉提·阿斯木总是能够活学活用,信手拈来,恰到好处。这在其他少数民族双语作家中并不多见。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个有着浓烈地域色彩的小说家。他得益于民族和地域文化的滋养,得益于新疆这片土地的丰富馈赠。他对词语的把握,除了受到两种语言思维的影响外,更多来自现实的经验。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却也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研究。阿拉提·阿斯木的观察和研究,除了表现在思想和故事中,更表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属于他自己的独创,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阿拉提·阿斯木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饕,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就是生活和时间给予他的教诲,他都反哺在小说中。他以小说的语言重新绘制生活的地图,凭借语言,我们行走在他虚构的广阔世界中。小说中的长句子、长段落,大段大段人物的自我倾诉,虽是“长篇大论”,却能让人饶有趣味地读下去。作者借助小说人物之口说:“一个人最

大的财富是语言文字。”

小说中的翻译家以《翻译家眼中的小说家》为题讲课时,大谈了一通他的小说观和翻译观,即“语言是基础,而且是永远的基础”。而且认为,要写小说,就要找到与这个人物相对应的词语。这简直就是沈从文的“贴着人物写”的另一种表述。

因为是一本以文学翻译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谈论翻译成了大家见面、喝酒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在阿拉提·阿斯木和他小说中的人物看来,翻译是一种神秘的职业。通过翻译,可以结交精神朋友,而翻译的世界,是温暖心灵的世界。最终,翻译是时间的骄傲。

在小说中,阿拉提·阿斯木多次借人物之口来论述他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比较《静静的顿河》不同版本的译法,甚至直接讨论翻译理论。此外,还谈到了王蒙、铁凝、莫言、迟子建等作家作品的维吾尔文翻译,以及这些作品对新疆作家的影响。

阿拉提·阿斯木深刻意识到,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时间”的叙述上。“忏悔”是《他人的篝火》中的一个关键词,“忏悔是自己出冷汗”“忏悔是最大的学费”“忏悔是自己打针”……三个主要人物的忏悔自不必说,“我的父亲、玉石商人老姜晚年的赎罪行为和忏悔之言,也都很有人生哲理。”人最后还是要回到有草有水的田园里去的。”时间给人的教诲,要用时间去体会。

生存的忧伤与人性的温暖

——评计虹短篇小说集《刚需房》 □乌兰其木格(蒙古族)

“下大雨了,一只长颈鹿在亭子下躲雨,可是长颈鹿脖子太长了,它只能把中间的身体放在亭子下面,它的头和屁股都露在外面。图片的标题是:长颈鹿躲雨失败。底下有条评论:致我们顾头顾不了尾的中年。”在这篇名为《长颈鹿躲雨失败》的小说里,计虹用极富画面感的场景折射出中年人在现实人生中狼狈、失落、焦虑而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在计虹的小说集《刚需房》中,触目可见中年人的灰色人生和“零余者”心态。计虹的小说凸显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并为它的合理性及价值论而正名。作家真诚地为普通人立传,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自身进退失据的窘迫情状,又让我们在叹惋中有切肤和亲切之感。由此可见,计虹小说接续了新写实小说的叙事脉络,展示了日常生活叙述的广阔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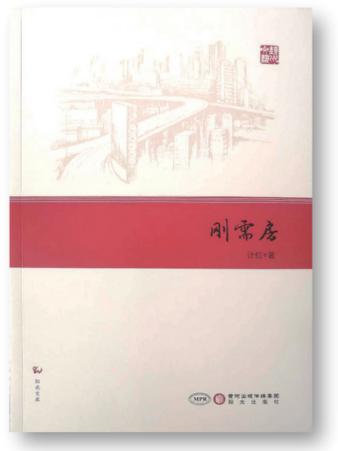
毋庸置疑,当代宁夏文学以书写乡土题材见长,现代都市在绝大部分宁夏作家笔下犹如一头庞然怪兽,发出破坏和堕落的氣息。然而在计虹的文学天地中,都市则是她的秘密花园和创作之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刚需房》可谓现代都市人生的观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庸常琐屑的寻常日子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式的岁月缅怀成为重要的叙事之维。青春的理想与现实的无奈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家睿智精准地揭示出,过往岁月的精神伤痕与中年人彷徨苟且的生活紧密相关。在《日子像流水》这篇小说中,林晓芬和杜穆伟携带着各自的伤怀往事步入婚姻的围城。互不了解的两个人勉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得磕磕绊绊而又乏味透顶。在杜穆伟

眼中,妻子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在林晓芬眼中,丈夫则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主儿”。然而,即便两个人都对这段婚姻充满厌倦,但亲人的期许和世俗的拘囿又让他们安于现状,不愿也不敢寻求新的生活。与之相似,《浮世清欢》里的高子健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喜欢上一个女生,然而这个女生最后舍弃了他,与别的“门当户对”的男生走在了一起。倍感屈辱的高子健坚决地转了学,但出身寒门的自卑感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困扰着他。当城市出身、养尊处优的妻子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对高子健的蔑视及显露出情感变迁的迹象后,压抑多年的怒火在高子健心中引燃,酿成了一场人间灾难。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必须打破现实的自发性及习以为常性。然而新写实小说却极易陷落到世俗的泥潭里,拘泥于对“毛茸茸”原生态日常生活的机械摹写中。绝大多数的作家热衷讲述理想主义退潮后“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琐碎,缺少了哲学的省思和精神境界的追求。作为一个文学新人,计虹的部分小说高度贴合日常生活,有时难免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等而视之。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计虹对此种写作限度的警惕和试图挣脱的迹象。

例如在《折腾》这篇小说中,计虹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小说的主人公李梅是一个古文功底很好的文艺女青年,她喜欢风花雪月的诗词,对浪漫唯美的爱情充满了渴慕,并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然而,“有情怀”的李梅在大学毕业后,先是进入房地产行业推销房产,然后又进入房地产业推销房产。当销售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之时,李梅与大多数人一样结婚生子。看起来,昔日浪漫稚拙的女孩终于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不得不再向骨感的现实低头。但深埋于内心的理想和“为自己活”的执念促使她勇敢地迈出了辞职再创业的步伐。即便后来李梅遭遇了失败,接连失去了金钱和婚姻,但一切的遭际,并没有彻底击溃李梅。在生活的洪流中,她以“折腾”的方式确证着生命的坚韧和无限可能。以俗世的眼光看来,李梅无疑是失败的,但她对生活的撞击,对理想的守护,在“月亮”与“六便士”的反复拉扯中的择取,显示出反抗平庸、追寻理想、守护诗意的勇毅姿态。

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引言部分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程



度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事实上,在小说集《刚需房》的大部分小说中,作家计虹想要探究的是当下时代普通民众的精神肌理以及存在的真相。因此,她的小说在沉重、艰辛、滞涩而又百无聊赖的故事结局处,都缀着一个救赎性或宽恕性的尾声。譬如,杜穆伟对李梅的体谅和宽恕(《日子像流水》);苏芳芳对丈夫私生子的真诚接纳和疼爱(《如果疼痛可以开花》);田文在不断的道歉和忏悔下终于获得了妻子的原谅,一家人重归于好(《沙发客》)……计虹想要阐明的是,生命在烦恼艰难外,亦不乏快乐和温情。这样的写作接通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通孔,将人类的生之意趣和获救希望归因于人性善美和灵魂觉醒的正途。

值得注意的是,计虹的小说虽是立于此岸的人情世故的现实主义书写,但她却有意识地吸纳和借鉴了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优长。在《老苟的狗事》《听说》《浮世清欢》(如果疼痛可以开花)等小说中随处可见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象征、变形、荒诞、魔幻、黑色幽默和意识流等表现手法,从而达到了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的深度融合。可以说,现代派形式、技巧的娴熟运用,为计虹的小说写作增添了无限生机,使得《刚需房》这部小说集呈现出丰腴饱满的艺术魅力。

总之,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重新认识并加以整合的美学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创作方法不仅为现实主义的书写开辟了新的路径,而且也凸显出作品的哲学意蕴与文化品格,预示着作家充沛的艺术才能及未来有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度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事实上,在小说集《刚需房》的大部分小说中,作家计虹想要探究的是当下时代普通民众的精神肌理以及存在的真相。因此,她的小说在沉重、艰辛、滞涩而又百无聊赖的故事结局处,都缀着一个救赎性或宽恕性的尾声。譬如,杜穆伟对李梅的体谅和宽恕(《日子像流水》);苏芳芳对丈夫私生子的真诚接纳和疼爱(《如果疼痛可以开花》);田文在不断的道歉和忏悔下终于获得了妻子的原谅,一家人重归于好(《沙发客》)……计虹想要阐明的是,生命在烦恼艰难外,亦不乏快乐和温情。这样的写作接通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通孔,将人类的生之意趣和获救希望归因于人性善美和灵魂觉醒的正途。

值得注意的是,计虹的小说虽是立于此岸的人情世故的现实主义书写,但她却有意识地吸纳和借鉴了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优长。在《老苟的狗事》《听说》《浮世清欢》(如果疼痛可以开花)等小说中随处可见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象征、变形、荒诞、魔幻、黑色幽默和意识流等表现手法,从而达到了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的深度融合。可以说,现代派形式、技巧的娴熟运用,为计虹的小说写作增添了无限生机,使得《刚需房》这部小说集呈现出丰腴饱满的艺术魅力。

总之,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重新认识并加以整合的美学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创作方法不仅为现实主义的书写开辟了新的路径,而且也凸显出作品的哲学意蕴与文化品格,预示着作家充沛的艺术才能及未来有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在我的视野中,使用汉语写作散文的藏族青年作家,甘南的王小忠是较为突出的一位。综观王小忠的散文创作,游牧生活、自然环境的粗犷以及压迫感、荒凉与寂寞、变动不居的现实场景,构成了其笔下文学景观的主要内容。法国文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提出“时代、种族、环境”说,将它们视为决定文学发展的三大要素,并由此引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鸣。经过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三要素说”已然式微,然而其社会学解析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失效。在王小忠的散文作品里,时代、民族、环境三个要素皆鲜明地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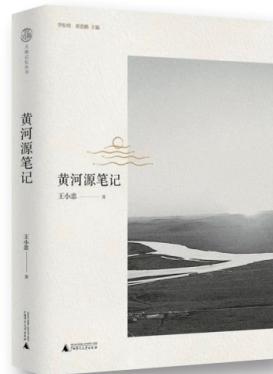
读完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我特意通过搜索引擎观摩了甘南州的多种地图,也观看了多家电视台关于黄河源头探秘的记录片。甘南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远方之所在。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有雪山、草原、黄河源头的九曲十八弯,有湿地、自由的禽类以及美丽的油菜花。如果以切身体验的方式进入的话,这里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苦寒之地、交通原始、土地沙化、严重缺水,呼吸与食物摄取皆如此沉重。如同“残酷的诗意”的命题一般,甘南乃残酷与诗意并行的世界。作家王小忠生于斯长于斯,对此感受尤深。因此,面对如此独特的地域经验,就散文写作而言,作家大体上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为提纯式的写法,将个人的温情与地域的诗性相结合,写出甘南的“远方”意味;另一种则是直面现实的伤口,探究内在的肌理和纹路,借此找寻“更多人能够抵达美好”的可能性。很显然,王小忠在这本书里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种记录的方式,去表达自我的现实关切。

童年经验和地域生活构成了文学叙述的内在动力机制,小说家从这两者出发,最终想把握的是某种整体性,而对于散文作者而言,这两者从不会消失,总是以碎片的形式嵌入到不同时期的创作之中。即使遭遇某种层次上的整体性,其叙述的重心也不在整体,而是分解开来的片段。简单归纳的话,《黄河源笔记》写的是玛曲县黄河源头的森林总总,而在具体篇章的主题指向上,却小径分岔。这部集子由8篇文章组成,除了《黄河源笔记》这一篇之外,作家的行走和探查主要集中在玛曲县,具体落脚点则是玛曲县不同的乡。高原上的行走,如果以内地经验为尺度的话,必然陷入错误,比如两个乡之间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然而可能横亘着三四座海拔超过4500米的雪山,或者横亘着难以翻越的沼泽。作家呈现了诸多这样的细节,比如《黄河源笔记》一文中写道,走进阿尼玛卿雪山时,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因为缺氧和身体状况却不得不终止行动。比如小旅馆中的寒夜之冷和彻夜难眠,比如渡黄河时的危险和内心的祈念,还有大雪封山之后动物濒死前的绝望,以及饥渴的牦牛急撞向冰层以获得水源。诸如此类,无不验证了高原生活的奇绝和残酷。

毋庸置疑,在系列的探访中,作家更关注的则是当下的现实,一方面是黄河源头附近的生态现实,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草原的沙化问题。过度放牧、地下水下沉、旱獭与老鼠的啃食,促成了触目惊心的草原沙化现象。《早春》的阿万仓》写到了草原地下水严重缺失的现实,一个专业的打井队,在阿万仓草原上打井一个月而无所获。生存现实与生态恶化构成了阴霾中的两座大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之上。《日出曼日玛》中,曼日玛作为草原的核心湿地,却接连遭遇沙尘暴的覆盖。在其他章节中,作家多次使用了“黑”这个颜色用语来形容目之所及。草原为什么变黑?直接原因就是腐殖层变得稀薄,无法涵养更多的草类,因此裸露于地面。美国生态文学作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的准则。从地质、气候演化的历史来看,百年光阴不过是弹指之间,可以忽略不计的,而高原草场之所以遭遇了如此严峻的现实,除了自身的脆弱之外,人为的因素无疑成为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致富”的念头开始根植于牧民的心上,然后不断扩大牲畜的数量,而草原的承载力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崩塌。所谓土地伦理,就是基于敬畏的基础,人类对自身限度的自觉认识。除了在行走与记录中灌注生态思考之外,《黄河源笔记》还触及到现代性对牧民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的层面众多。有藏传佛教用品的商业化现象,如《佛珠的故事》中的沿河街;有《遥远的香巴拉》中旅游开发名目下的财富欲望。生态恶化和现代性的渗透,对于高原牧区而言,皆是沉重的、涉及生存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非作家之天职,能够不虚美,真实记录,已属难得。在作家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明亮的人和事,比如那位不改初心的乡村教师,还有对我耳语的虔诚的拜山老者,以及做技能培训的索南,他们皆能做到知往而鉴来,如雪山一般,与这片卓绝的大地长相厮守。

高原经验下的生态思考

——读王小忠的《黄河源笔记》 □刘军



大型文学期刊

二〇二一年第一期目录

中篇小说

- 白梦记 胡学文
- 红印章 文清丽
- 你放手我就放手 云文波
- 羽翼 孟舒

短篇小说

- 火热的血 杨遥
- 寻常百姓家 聂鑫森
- 我爷爷死了 田鼠
- 哑字 刘振川

冀军新实力

- 终身(短篇小说) 梅曙
- 两个人的广场舞(中篇小说) 傅杰
- 妇女的梦中之魔——梅驿的小说《终身》及其他 李蔚超
- 继续住在“榆园”的永恒诗意 薛梅
- 傅杰小说《两个人的广场舞》读后 李梅

短篇的艺术

- “超级童话”或“永恒的谜语” 张学辉
- 文情关注 悬疑因素, 短篇小说与社会小说 王春林
- 矮纸斜行 汪曾祺和黄永玉: 上海的事情 张新红
- 生命迹寻 像轻烟, 像清风 齐颖

散文随笔

- 钱钟书《宋诗选注》问世引发的波澜 杨建民
- 一粒稻米的伦常 李皓
- 西域书简 李永君
- 春天的记忆 冯连伟
- 以鸟为邻 郝占奎

邮发代号: 18-66。地址: 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 邮编: 050021。电话: 0311-85803609。邮箱: changcheng79@126.com。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20年来, 编辑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 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 赢得了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

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作品均在征稿范围。使用国内正版书号, 每本书均有独立CIP数据号, 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官网验证。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 认真编校校对, 精心设计策划。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 多年来, 南京远东书局代出版策刊的图书出版质量和艺术品质有口皆碑。

图书出版后, 将安排在国内知名媒体发布新书讯, 优秀作品本书局可代办发行, 并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联系地址: 210022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投稿邮箱: yd368@126.com QQ: 85648588

出版热线: 025-51939999, 52103958

(征稿信息长期有效)

《长江文艺》原创 2021年第01期目录

小说坊

- 中篇 小碗 | 吕新
- 影子驯养员 | 李唐
- 短篇 续异人小传 | 东君
- 酒会 | 黑孩
- 碧色泪 | 李知展
- 如意 | 邱立新

笔记本 最后一首诗 | 李修文

面对面 与自己为友, 与自己为敌 | 何子英 李修文

新鄂军 何不顺流而下 | 喻之

诗空间 心有白马, 坐看流年轻度(创作谈) | 喻之

雨中, 燕子飞(7首) | 沈苇

我的血(10首) | 游游

齐物论(9首) | 阿毛

自由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新农民” | 叶李

消失、无缘、新生 | 谭杉杉

“农村新人”的变迁及其精神处境问题 | 余凡

湖北9+1: 后疫情时代的艺术展览 | 马文婷

翠柳街 先锋续航的三种面向 | 吴佳燕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2021年第01期目录

再发现 我们应该感谢谁 | 晓苏

海碗 | 晓苏

油菜坡里的“乾坤”(评论) | 洪治纲

好看台 中篇 我们的娜塔莎 | 蒋韵

海之剑 | 陆颖墨

第四个航海人 | 王秀梅

春心无处不飞悬 | 文清丽

短篇 睡莲失眠 | 黄咏梅

大家都叫她詹妮弗 | 王手

三天三夜 | 苏兰朵

推手推 明珠 | 李曼瑞

幻想客 底牌 | 丰杰

再回首 开放与闭合 | 王志伟

空间叙事与形式知觉 | 邓颖虹

翠柳街 她们似睡莲, 于黑夜中盛开 | 梁又一

地址: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 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37/1

邮发代号: 原刊38-6 选刊38-411